

水泮猎人

2

时晨

著

——文化·悬疑·格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非虚构

水
浒
猪
人

时晨

著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猎人 . 2 / 时晨著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8

ISBN 978-7-02-013152-5

I . ①水… II . ①时…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1877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张玉贞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52-5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朝廷实时海捕赏金榜

匪盗榜

水泊梁山	宋江	一万贯文
水泊梁山	关胜	两千贯文
水泊梁山	武松	一千五百贯文
水泊梁山	鲁智深	一千贯文
水泊梁山	杨志	九百贯文
水泊梁山	孙二娘	三百贯文
水泊梁山	燕青	八百贯文
光之国	方腊	九千贯文
夜行者军团	孙列	四千贯文
破戒僧兵团	崔道成	四千五百贯文

谍人榜

辽 代号“灰狼”

三千贯文

大理 代号“阿修罗道”

两千五百贯文

徐燎

一千贯文

命匪榜

祝家庄 栾廷玉

六百贯文

扈家庄 扈三娘

四百贯文

兵诛城 唐霄

一千五百贯文

药王谷 杨采苓

一百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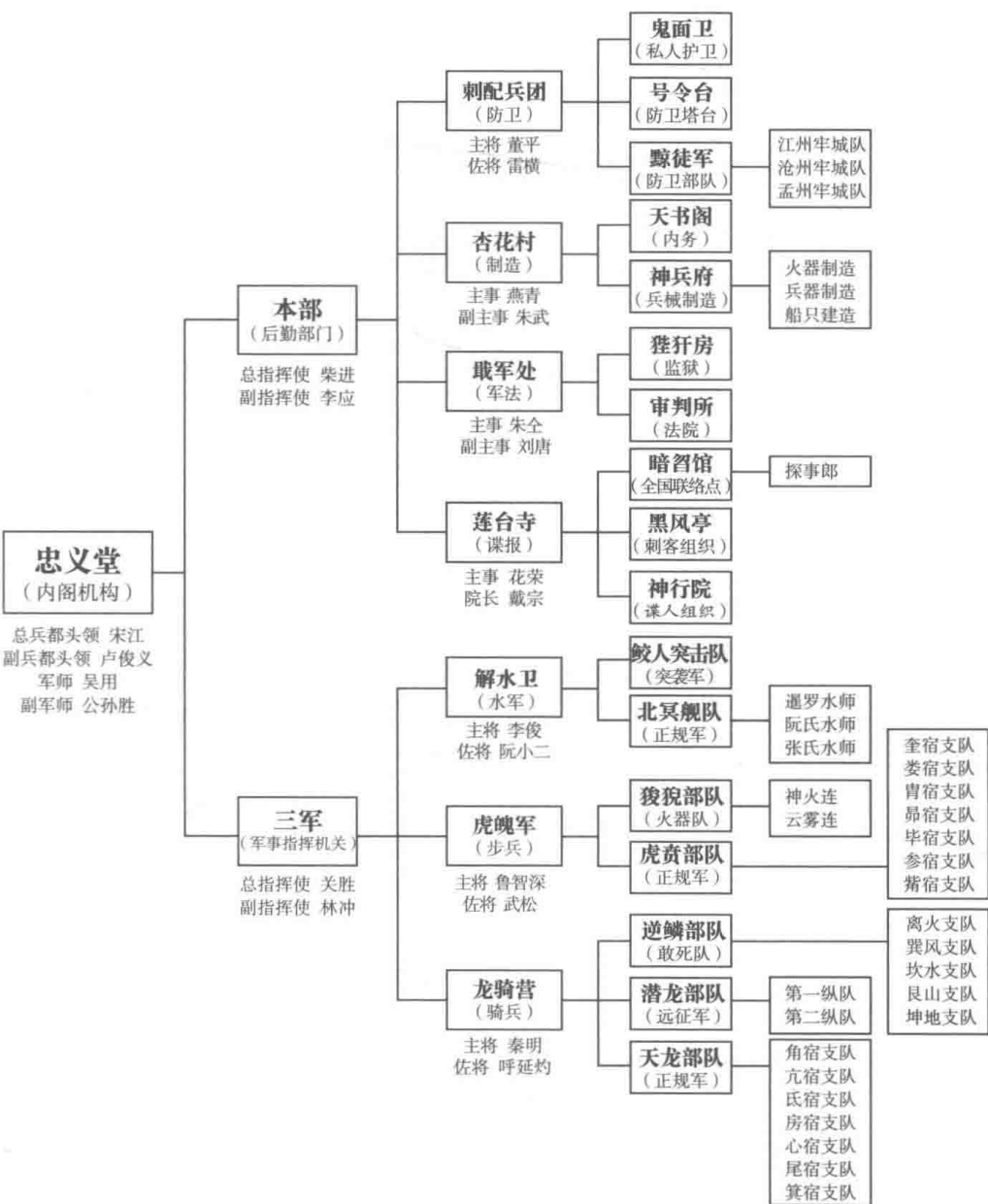
龙虎山 祝永龄

三百五十贯文

流寇 张闲

十贯文

梁山泊机构和头领布置图



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急拔得箭出，血晕倒了。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原来却是一枝药箭，晁盖中了箭毒，已自言语不得。林冲叫扶上车子，便差三阮、杜迁、宋万先送回山寨。其余十五个头领在寨中商议：“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不想遭这一场，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去，这曾头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方可回军。”

——《水浒传》第六十回

目 录

- 第一章 禁军 / 1
- 第二章 贼盗 / 24
- 第三章 八部鬼帅 / 43
- 第四章 李师师 / 60
- 第五章 龙虎山 / 80
- 第六章 夜行者 / 97
- 第七章 教头王进 / 117
- 第八章 复仇 / 137



第九章 浪子燕青 / 156

第十章 戒律院 / 175

第十一章 十字坡酒家 / 195

第十二章 真相 / 214

第十三章 夜袭 / 233

第十四章 宋江阴谋 / 252

第十五章 混战 / 269

第十六章 天王晁盖 / 286



第一章 禁军

乳白色的定瓷香熏炉里，燃起袅袅青烟，将禅居内熏染得满室幽香。

礼部侍郎张叔夜端坐在案几之前，静品焚火熏香之雅趣。每天深夜时分，张叔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焚一炉香，暂时抛却一切公务，坐在炉前静思，让他长期绷紧的神经得到舒缓。

而今他已逾天命之年，回顾入仕以来的数十个春秋，几乎每日都在仓皇中度过。

他少时就喜谈军事，成年后便任兰州录事参军。兰州地处大宋西北边境，正是羌患的重灾区。张叔夜反复考察地势，在大都建了一座叫作西安州的城池，有力遏止了羌人的侵袭，为朝廷缓解了边疆不安定的忧患。宋徽宗大为赏识，并重用张叔夜。其后，他又曾担任过襄城、陈留知县，以及舒、海、泰三州知州。

然而，张叔夜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大观三年，其弟弹劾奸臣蔡京，与蔡京结下深仇，多次遭到蔡京的暗中弹劾。无奈官家对蔡

太师言听计从，因此，张叔夜也颇为无奈。长期的精神压力使他落下了虚损劳瘵的病症，时常受到“五心烦热”的痛苦，如果不焚香静心，夜里觉都睡不安稳。

正胡思乱想，屋外的卫兵忽然隔着门报道：“张大人，韩将军来了。”

张叔夜眼也不抬，随口道：“请他进来。”

门“吱”的一声推开，一位身材魁伟的青年，大步跨进禅居，对张叔夜拜道：“下官韩世忠，参见张大人。这么晚了，不知张大人召来下属，有何事指教？”

这青年身材高壮，肩背厚实，只是脖子略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他两条粗浓的双眉，仿佛用黑墨涂抹在眼上一般。浓眉之下，是一对精光四射的眸子和坚挺的鼻梁，他的嘴唇略厚，衬得他那张国字脸分外硬朗。此人便是天下闻名的禁军四大将之一，韩世忠。

韩世忠出身贫寒，十八岁便应募从军。有一年，在大宋与西夏的攻城激战中，韩世忠爬上墙头，以一敌百，凭一人之力一举斩杀敌军头领，名扬天下。和他战斗过的人，无不畏惧他的勇猛，称其为“鬼面獒”。

张叔夜指了指边上的座椅，示意韩世忠坐下，然后起身递给他一封密函。韩世忠接过之后，匆匆扫视了一遍，大惊失色。

“这……这是怎么回事？”韩世忠两条浓眉皱起，面上流露出困惑的神色，“想不到朝廷竟发布了征寇令？”

“前几日早朝，蔡太师出班，细数梁山贼寇罪行，奏请官家出兵讨伐梁山泊。不知韩将军是否记得那位御史大夫崔靖？”

韩世忠点了点头，说记得。

张叔夜续道：“此人当年因曾主张招安，当日便被官家送去了

大理寺问罪。蔡太师还举荐童贯亲率大军，去剿扫梁山泊草寇。童贯立刻应了，官家随即下圣旨，赐与金印兵符，任其从各处调选军马，择日出师起行。”

“这媼相如何剿梁山泊？”韩世忠话甫出口，便明白道，“是了，蔡太师知道梁山囤重兵集结于少林，此时趁梁山泊内防空虚，快速出兵，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不想增兵给我们，自己却举兵打梁山泊，美其名曰‘围魏救赵’，其实是在抢功。若梁山远征军孤注一掷，奋力攻打少林怎么办？蔡太师此举，是要让我们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韩世忠口中所谓的“媼相”，乃当时大宋百姓对童贯的别称。童贯是个阉人，出身宦官，欺君罔上，作恶多端，为百姓所厌恶。民间歌谣云，打了桶，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这“桶”指的是童贯，“菜”便是蔡京。

“这也是老夫忧心的地方。若梁山泊被童贯拿下，而少林失守……”

张叔夜不敢继续说下去。

韩世忠愤愤道：“这些奸臣，总有一天要他们人头落地！”

“将军息怒，这种话可不能乱说，须知隔墙有耳。若是被旁人听去，那可不得了。”张叔夜在禅居内来回踱步，“此外，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方才探子来报，梁山泊此次攻打少林寺，出动的乃是潜龙远征军，还集结了大小四十多个山寨的兵力，可谓声势浩大。以我们目前这点兵力，恐怕抵挡不了。”

梁山泊此举，殊为诡异，少林寺与梁山泊向来没有过节，何苦置这千年古刹于死地？难道仅仅是为了少林寺藏经阁的武功秘籍？这种流传于江湖的鬼话，骗骗三岁小孩可以，韩世忠当然不会相信。

宋江一定有其他的打算，又或者，少林寺的道禅大师还有什么事瞒着他们。韩世忠心道，得空一定要去“请教”一下这位方丈。

“对了，率领这支远征军的头领，还是你我的旧识。”

韩世忠瞪大双目，惊问道：“何人？”

张叔夜高声道：“正是曾领兵攻打梁山的蒲东巡检，大刀·关胜。”

韩世忠哼了一声，不屑道：“关云长何等忠义，没想到后人中竟出了这么一个甘为草寇的败类。若他泉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唉，当年我和这关胜曾有过一面之缘，也切磋过武艺，一口青龙偃月刀使将起来，确有万夫不当之勇。用‘安邦定国之策，降兵斩将之才’来形容他，也不为过。谁知竟然被宋江召了去，做了梁山泊的走狗。”

两人同在朝为官时，当真是英雄惜英雄。韩世忠这一番话，说来颇有惋惜之意。同时，他也对梁山泊为了招揽高手而不择手段的伎俩，十分恼怒。

张叔夜无奈道：“我们才带了这点人，打起来，实力完全不对等。”

“不妨把这些情况，如实上奏官家，请朝廷调动一些禁军兵马来支援吧？”韩世忠身体前倾，神情热切，“或许，还能把刘光世将军请来！”

韩世忠口中的刘光世，与张俊、吴玠和韩世忠，并称禁军四大将。甚至民间传言，这四人武艺之高强，当世无人能出其右，乃是朝廷军最高战力。便是水泊梁山的天罡军团，单论武艺，也不是他们四人的对手。

“将军有所不知，昨日老夫派去东京的几个传令兵，均被人砍了头，把脑袋送了回来。如今的嵩山，恐怕已经被梁山贼寇给围困住了。”张叔夜心里清楚，这极可能是梁山探事郎所为。

“难道他们已到了山下？”韩世忠面色严峻道。

张叔夜沉吟片刻，点了点头。

便在此时，三个黑点蓦地穿窗而入，挟着破风声，联翩打至。

——是毒针！

这一变故实在太过突然，韩世忠脸色大变，惊道：“张大人，小心！”说话间，韩世忠已单手一把推开张叔夜，同时用脚背撩起案几，去挡那三枚毒针。毒针射入案几的木板后，韩世忠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追击！

他没有选择从入口出去，那样太慢了，而是直接用身体撞破窗户。这么做虽然有风险，倘若刺客伏击在窗外，那韩世忠武艺再高，恐怕也无法抵挡。但作为一个武者，有时候并不会考虑太多，很多决定几乎都是凭本能做出的。

随之传来一阵窗户破裂的声音。

两条黑影在夜色里闪过，如果是普通人，在昏暗的光线下肯定难以捕捉，但他是禁军四大将之一的韩世忠，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双眼。

“站住！”韩世忠大喝一声，追出禅居。

禅居的门口躺着一个卫兵，鲜血从他的脖颈处涌出，淌了一地，看来早已成了刺客的刀下亡魂。韩世忠瞥了一眼，心想，能在武僧遍布的少林寺中行刺朝廷命官，看来并不是普通的刺客，这次若是让他们溜走，则后患无穷。念及此处，奋力追去。

几个起落，三人已来到寺外密林之中，只是那两条黑影左右飞纵，轻功竟不在韩世忠之下。一时之间，韩世忠光凭脚力也无法追上他们。这时他心念一动，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子，对准其中一人的后背，发力挥手掷出！

韩世忠虽不精暗器法门，但手劲极大，力量灌注在石子上，呼啸着向黑衣人背后飞去。

那黑衣人像是后背长了耳朵，一个侧身，漂亮躲过，但也正中韩世忠的计策，第一颗石子只是诱饵，韩世忠早就算准了他躲避的方向，另一颗石子不偏不倚，正中那黑衣人的脸颊。黑衣人发出一阵短促的惊叫，脚下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另一人见同伴跌倒，也不再逃跑，反而向韩世忠奔杀过来。

——他在为同伴争取逃跑的时间！

韩世忠心里竟不自觉地佩服起这个刺客。

只是忖量片刻，那黑衣人已飞奔而至，从袖中蓦然取出两支虎头钩，左右手从双侧向韩世忠进招。韩世忠出来得匆忙，没有携带兵器，唯有紧握双拳，空手来斗他。黑衣人打法霸道，双钩在韩世忠身前来回纵横，速度奇快，逼得韩世忠连连退步。

“你这样不要命的打法，不消一会儿，就会把力气耗光！”韩世忠冷笑一声道。他心里明白，这个黑衣人虽然强大，但远不是他的对手。

“快走！你不是这个人的对手，将他交给我！”被韩世忠用石子击中的那个黑影人右臂一甩，赤红色的九节鞭挥出，朝韩世忠的头侧席卷而来！

——是个女人？

韩世忠急速低下头，堪堪避过呼啸而至的九节鞭。另一个黑衣人忙挥出双钩，去勾韩世忠的双腿，逼得他侧身滚到一边，不然脚踝定被这双钩缠住，脚筋非挑断不可。两人夹击之下，暂且压制住了韩世忠的进攻，但也只是暂时，这二人与韩世忠的差距，天悬地隔，内行人一眼便知。

韩世忠半蹲在地上，冷眼观瞧着那两个黑衣人，沉声道：“喂，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为什么要行刺张大人？如实回答，保你们全尸。”

两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只对视一眼，便再次向韩世忠杀来。

韩世忠口中呼喊一声，双腿一蹬，朝两人飞纵而去，其中一个黑衣人用左手铁钩去扫击韩世忠，却被他一手抓住，抬起一脚踢中胸口，顿时摔到了五尺之外。另一人见同伴遇险，忙将手中九节鞭急转成圈蓄力，然后大步踏前，朝韩世忠猛然抽去！

若是普通武者，被这招击中，必会皮开肉绽，失去战斗能力。

但很不幸，她的对手是韩世忠！

韩世忠右手倏出，抓住九节鞭中段，那鞭子的前端迅速缠上他的右臂，强劲的鞭势被他就此化解。同时，韩世忠左手一记朴实无华的直拳，轰中那黑衣人的胸口。他知对方是女流，手劲上留了五分力道，但也打断了对方的三根肋骨。谁知那人被韩世忠一拳击中，竟不松手，反而用另一只手去抓九节鞭的鞭头，然后用力扯住！

那九节鞭的鞭头，是一把锋利的刀刃，此时她用手握住，鲜血便顺着手掌滴落在地。韩世忠这才明白，她出这招，并非想要自己的性命，而是在给她的同伴拖延时间。

“快走啊！”用九节鞭死死缠住韩世忠后，她拼命地冲着同伴喊道。

使双钩的黑衣人见此情景，犹豫片刻，便起身隐入了密林深处。

见那刺客逃走，韩世忠也不去追赶，反而看着那用九节鞭拖住自己的黑衣人，问道：“你不怕死吗？”

她没有回答，而是使出浑身劲力，扯住韩世忠的右手。她心里又何尝不知，此时只要韩世忠一发力，就可挣脱鞭锁，继续追杀她

的同伴。

但他没有这么做。

韩世忠身后隐隐传来密集的脚步声，眼看追兵就要来了，黑衣人依旧不肯松开九节鞭，似要和他永远这么僵持下去。

“松手吧，我不追。”韩世忠自己也不明白，何以说出这样的话。

可她还是不松手。

又过了好一会儿，待她同伴走远了，黑衣人才松开了手，接着整个人直直跌在地上，昏死过去。若不是她靠意志力硬撑，在中韩世忠那一记重拳时，她就该倒下了。

追兵的脚步声渐近，韩世忠俯下身子，抱起那黑衣刺客，伸手摘去了她脸上的蒙面布。

这黑衣人原来是个约莫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长了一张鹅蛋脸，容色清秀，眉宇之间颇有英气。韩世忠看着她，心里升腾起一种奇特的感觉。虽说这姑娘有几分姿色，但韩世忠毕竟是禁军大将，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那种感觉，绝不是单单因为她的美貌，还掺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里面。

“那边有人！过去看看！”

背后传来追兵的呼喊声。韩世忠把蒙面布盖回她的脸上，将她拖到一棵粗壮的棕榈树后，然后自己背负双手，站在树旁。

少顷，卫兵追至此地，见一个人影负手而立，就大声斥问道：“你何人，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岭做什么？不回答就把你给绑起来！”

韩世忠没有回头，他仅凭脚步声就能断定，来了三十余人。他站在原地，冷冷道：“你们瞎了吗？连我是谁都瞧不清楚？”

为首的卫兵用火把往前一探，惊叫起来，苦道：“原来是韩将军，天黑眼花，小的狗眼没看清楚，请将军饶恕则个！”